



大后方

杨益言 刘德彬著



2 039 2695 7

大后方



杨益言 刘德彬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大后方》，是著名小说《红岩》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和刘德彬合写的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是描写抗日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全景文学。西安事变后，中国的抗战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，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；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，同仇敌忾发起了抗援会，募捐款项，资助前线杀敌；刘湘的川军也沿江而下奔赴抗日战场。……人民的奋起，却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。他指使他豢养的特务，暗中与日寇勾结，并制造“稻草事件”、“抢米事件”等等事端，迫害进步人士。继而又杀害川军战日将领刘湘，活埋共产党人……使大后方笼罩上了恐怖的乌云。作品的纵深广阔，矛盾错综复杂，是一部有特色的文学作品。

封面设计：吴 凡
插 图：袁 洁 中

大 后 方

杨益言 刘德彬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6.5印张 2插页 340千字

1984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9,000册 定价1.60元

第一章

一九三六年初夏，一个雾散云开的早晨。浓雾紧裹中的太阳，刚刚挣扎着给山城投射出几缕阳光，林涛就被一阵悠扬的琴声，吸引到了这城市的一处山岩之上。

这个约莫十六、七岁，穿一身三峡芝麻呢中山装，正在渝州中学高二上学的青年，一大早就来到薄雾笼罩中的西南艺专。他是来找在渝州中学兼课的艺专美术教授黎先启的。林涛和黎教授之间有过两次特别的遭遇，头一次是在今年年初，一个大雾弥漫的阴天。那时候，北平学生不顾当局的禁令，不怕军警的水龙、大刀和机枪的镇压，勇敢地走上街头，掀起了震撼全国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。这消息通过层层封锁，传到祖国遥远的西南重镇重庆，林涛立即就被北平学生的这一爱国行动感动了。他发觉一批进步同学以北平学生为榜样，在秘密组织声援“一二·九”的地下学联，就马上参加了学联的活动。这批青年学生不顾当局威胁“抗日者杀无赦”的禁令，把北平学生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标语贴遍了山城。那天早上，林涛正在一个小学里参加学联的秘密会议。在校门口放哨的同学，突然发现学校附近有人行动诡秘可疑，主持会议的重大学生康华平立刻决定，会议暂停，马上分散转移。林涛离开学校，穿过一条小巷，就发现被

人盯上了。他还是第一次碰见这种事，心头怦怦直跳。他走得很快，只想把“尾巴”甩掉。他想，如果在那最拥挤的人流中还甩不掉，他就通过半山上的公园，穿到靠近长江的下半城去。到了最拥挤的地方，他看不见那人的踪影了。但在他离开最繁华的那段街道的一瞬间，那可恶的身影又时隐时现地在人流中漂浮。他加快了步伐，那人似乎也加快了步伐。他进入了中山公园。在茫茫的雾气中，只见一个中年人坐在一张小竹凳上，面前斜立着一张宽大的写生画板，正在全神贯注地一边看着山下模模糊糊、浩浩荡荡奔流东去的长江，一边在写生画板上用笔勾画点描。这人穿一身咖啡色西装，雪白的衬领间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，梳一个贝多芬式的大背头。林涛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平常并不喜欢的美术课老师黎先启。出乎林涛意外的是，正在全神贯注写生的黎先启教授，似乎并没有回头，但却发现了他身后出现的危险。黎教授一刻也没有停笔，只是嘴唇微微地动了动：“小同学，别急，就在石碑后面躲一躲。”话音虽低，但非常清晰，非常有把握。写生画板的侧面，面对长江，倚山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石碑，石碑后面是一簇簇山城到处可见的浓密的夹竹桃林。黎教授的镇静，使只顾快步行走，急于甩掉“尾巴”的林涛突然变得镇静起来，他三步两步便躲到了那石碑后面，一动不动地藏在那里。从石碑后面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外边的一切。黎教授凝神望着写生画板，望着在雾气中隐约可见、咆哮奔流的长江，和那宽阔的江面上停泊着的日本、英国、意大利、美国的军舰。林涛由不得地想：黎教授难道是在画这些帝国主义的炮舰么？但他来不及多想，就看见两个目光贪婪，扮成学生模样的家伙，快步冲到黎教授的写生画板前。这里是一个台阶，有两条路沿着曲折的山势通到山下，山下面就是下半城。那两个

家伙向雾蒙蒙的山下望了望，搜寻的目光立刻凝聚在正在全神贯注写生的黎教授身上。黎先启似乎看见了这一切，但仍然没有放下画笔，只是略微回头看了看他们，好象在问：“你们在找人？”教授把手一挥，向下山的一条路指了指，嘴唇又略微动了动：“跑得好快。青天白日，象遭鬼打慌了似的。”那两个特务揩了揩额角的汗珠，立刻向山下追去了……

林涛在课堂上再见到黎先启的时候，教授神态自若，仿佛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事似的。地下学联一连串的紧张活动，使林涛对这件事也淡忘了。谁知，短暂的春天刚过，一场席卷山城的风雨又使他们再次相遇。

事情就发生在几天以前。日本在华北增兵，加紧了侵占我华中的部署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；紧接着他们又要在成都强行开设领事馆。听说四个日本人搭乘日清公司轮船就要抵渝了！人们被这个难以忍受的消息震怒了，学联立刻通知各校学生化整为零，避开军警的监视，暗中在朝天门码头汇合，等日清公司轮船一泊岸，就封锁江岸，把船上那四个日本人拦截下来，驱逐回去……

就在那天早上，林涛和无数学生涌上了日本轮船以后，才知道那四个日本人在离重庆几十里外就换乘快艇走了，这会儿说不定早到了领事馆。同学们立即撤离河岸，向靠近嘉陵江的大井巷日本领事馆涌去。

转瞬之间，同学们便把大井巷日本领事馆团团围困了起来。领事馆的铁门紧闭，林涛贴着门缝往里瞧，看见日本领事古平一郎正躲在楼上的一个角落里，一边窥伺学生的动向，一边拨电话。林涛一见那蓄着日本小胡子的阴险嘴脸，便一跃攀上了围墙，伸手把领事馆钉在墙头上的电话线扯断了。

但是，他晚了一步，古平的电话早已拨出去了！日本的几艘炮艇已经从长江驶入嘉陵江。炮艇上阴森森的炮口，直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各界群众。行营^①指挥的别动队也从夫子池直向学生压过来。

学联正要组织纠察队，一边准备和别动队搏斗，一边冲进领事馆去搜寻那四个日本人。这时，林涛瞥见，站在群众中的黎先启教授正在向他注目示意，似乎要告诉他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林涛迅速地走了过去。他挨近了教授，黎先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四个日本人早从领事馆后面跳墙走了……通远门还没有布防，快从那里脱身！”说完了这话，教授便不动声色地钻进了大井巷外的一个居民大院。

林涛立即把教授的话，告诉给了地下学联负责人康华平。这时领事馆的大门已经敞开，引诱学生进入他们设置的陷阱。康华平立即领着学生队伍在别动队尚未发起冲击之前，高呼着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撤了下来，然后化整为零，向着川军正在布防的通远门散去……

这次和教授相逢，给林涛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！头一次相遇，黎教授似乎只是非常偶然地掩护了他；这一次却不同，黎教授在关键时刻援救学生，使无数群众免遭敌人的暗算。由此，林涛觉得，他和教授的头次相遇也决非偶然。有着大艺术家风度的黎先启，也许正是他寻觅了多时，至今还没有找到的那种人！

正因为这样，林涛怀着自己长久的希望和追求，特别小心地循着琴声，找到这山湾来了。林涛刚在山岩之上停下脚步，就看见黎先启从饭堂出来，回到了他那一直大开着门的房间里。林

^① 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重庆行营。

涛也一声不响地走下山湾，走进了教授那间并不宽敞，只有一桌一床一椅、充满颜料气味的画室兼卧室。

正在埋头整理画稿的黎先启听到脚步声，从画堆里抬起头来，一看是林涛，立时把他按在唯一的一张坐椅上，自己在床边坐下来。

“小林，自己找来的？”

林涛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
教授一反在课堂上常有的那种严肃神情，使林涛很快打消了初到老师家常有的那种拘束感。他好奇地审视着这位大画家的画桌，看到好端端的一张宣纸上，不知怎么积了黑古隆冬的、湿淋淋的一滩墨。是教授画的？不象；是把墨洒泼在纸上了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懂。

黎先启见林涛呆地，以为他是因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感到拘束，就有意扯点闲话，使气氛随和起来。

“哎，小林，你的手劲很不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林涛有点诧异。

“你不是常去江边打‘漂漂’么？打得那么远。除了巧力，恐怕还要有手劲吧？”

林涛点点头：“是得有手劲，不然，漂两下就沉底了。”

“你还是学校足球队的边锋，你的脚劲也不小。在大井巷那天，要不是你手劲脚劲都好，一下就攀上领事馆围墙，把电话线扯断，真不知还会出什么事。”

教授的话题，使他们的谈话变得热烈起来。

“说不得！那天就发现晚了，要是早点看见那个日本人在打电话，早点下手，叫他那个电话打不出去，那就好咧！”林涛这么说着，仿佛那天沸腾的斗争场面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遗憾地

说：“哎，可惜我们迟了一步，要是那天先不去码头，留百十人在大井巷等着，”林涛把那芝麻呢制服的衣袖高高撻了起来，愤愤地道，“你说，那四个日本强盗还会跑得脱？！”

“躲得过初一，还能躲得过十五？在重庆跑得脱，在成都就未必能跑得脱。”

“什么？他们已经跑到成都去了？”

教授用手指了指那黑糊糊的一滩墨，问道：“小林，你没有看见吗？”

“你画的？”

“当然不是画的，只是因为早上听到成都传来的一个确实消息，说那四个日本人刚躲进成都大川饭店，就被老百姓全捉出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就是因为是真的，太高兴了，我一不小心，把墨洒泼在上面了！”

教授十分兴奋，林涛感到了极大的痛快！他见教授去整理堆积在床上的画页，便不觉失望地小声地问道：“黎老师，你有课？”

“对，今天上下午，艺专都有课。”

黎教授要去上课，林涛只好告辞了。

一路上，林涛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：太短促了，刚刚谈得起劲，还有好多话要问要说哩，就分手了；但细细一想，又觉得这次和教授的接触还是有收获的。教授早注意他，对他讲的一切都完全理解，特别是教授鲜明的抗日态度，使他确信，教授正是他要找的那种人！

当天傍晚，林涛下了课，吃了晚饭，又一次不声不响地去找黎教授了。

此后，他们几乎天天晚上见面。黎教授非常喜欢和信任这位年轻朋友，有时出外写生，也邀他作伴。他们渐渐地熟了，黎教授还把自己的一些秘密也透露给他。当然，这样的谈话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断断续续，似乎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。注入林涛脑海里的点点滴滴的情况，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：原来，十年前，黎先启也在山城上高中，他喜欢绘画，幻想献身艺术事业，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，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使他在苦闷彷徨中不顾一切地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他背井离乡，顺长江东下，从重庆到了上海。在那里，他刚投身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革命洪流，就被巡捕抓了起来。之后，他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，国民党反动当局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判了他三年刑，把他投入了南京监狱。他向同狱难友讲了自己的遭遇，立刻获得了难友们真诚的同情和帮助。在那被禁锢的日子里，他失去了画笔，却在同狱难友的帮助下，懂得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中国的可以信赖的力量。一九三一年日寇制造北大营事件，武装占领了东北，抗日风暴在全国迅猛兴起。他多么热望投奔到抗日前线去啊！接着，一九三二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了，炮声离监狱近在咫尺，他又多么想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。可是，仍然身系囹圄的他，只能望天扼腕，徒唤奈何。直到一九三二年冬，他才有了“刑满”出狱的希望。当这希望一天天临近的时候，他的心绪却分外不安了。天寒地冻，被严寒、饥饿、亡国灭种阴影笼罩着的中国将向何处去？他，一个刚在狱中懂得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，将向何处去啊？

“找共产党去！”他心头象巨浪样一再轰鸣着这个他重复过不知多少遍的结论。可是，到哪里去找？他知道，到江西苏区

去，肯定可以找到共产党；但他也清楚，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，正在对苏区进行空前残酷的“围剿”。他能通过封锁线吗？他，一个囚徒，一个刚从特务魔爪下获得自由的人，将怎样才能得到新的朋友——唯一能将中国从苦难深渊救出来的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？这一切，使他陷入了新的苦闷徬徨之中。

这时，同狱的老难友，准确地说，是他整整三年监狱生活中真正使他懂得救国救民真理的老师，带着无限的慰藉、无限希望的眼神，悄悄地凑到他身边。这个披着一头乱发，满脸胡须的难友，仿佛早就看透他的心思，对他悄声地说道：“朋友，我的同志！我知道你的心，你想找共产党。太遗憾了，我无法直接帮助你，我们被捕以后，早和外面失去了组织联系。苏区可能去不了，也不要紧……我虽不能直接帮助你，但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希望一定会实现的。请相信，在今天的中国，哪里有革命斗争，哪里就一定有共产党，你一定会找到他们；只要你在斗争中做了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，他们就一定会相信你，会来找你。”这些发自肺腑、充满着世界上最诚挚感情的话语，使黎先启感到温暖，感到无穷无尽的力量。他被革命同志间特有的温暖、以及感激之情所淹没了，他的嘴唇颤抖了几下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他更紧地依偎着老难友，倾吐心里的话：“我一定记住！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！请把你心里的话，全告诉我吧！”老难友似乎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又继续说下去，声音更低、更慢，但却异常清晰：“同志，当你出去后，找到了你的战斗岗位，找到了党的时候，假若可能，请替我——一个过早离开了战斗岗位的共产党员多贡献一份力量！”

“啊，原来他就是共产党！”黎先启更紧地依偎着老难友，心中充满了欢乐。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：出狱以后，一定按照老难友的指示去找党，去奋斗！

可是，黎先启竟一点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最为他尊敬的老难友、老同志，竟在当天夜里就离开了这座监牢。临别之际，他连一句话也来不及讲，就被敌人拉走，押送到雨花台秘密枪杀了！直到这时，黎先启才从其他难友的口里知道，老难友脸上的伤痕，是他被捕的瞬间，为了掩护自己和战友，故意碰壁毁容的结果。敌特对他的多次考验，他都从容顺利地通过了。敌特一直没有弄清他的真实情况。没料到，三天前，由于叛徒的出卖和指认，才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。直到这时，黎先启才恍然大悟，老难友当天和他谈的话，是一个共产党员和同志们永诀时的嘱托！第二天，黎先启也离开了监狱。从获得自由的那时起，他就一直照老难友的吩咐去做：投奔江西苏区。在封锁线碰了壁后，他折回上海，又通过一个名叫史沫特莱的美国女记者的帮助去寻找党，因错过了接头时间，又一次落了空。后来他听说察哈尔^①出现了抗日同盟军，便闻风跑到华北。抗日同盟军被国民党卖国当局肢解出卖了，他才折回西南，到了重庆……

黎先启在华北、在抗日同盟军找到了共产党没有？回四川又是为了什么？这些黎先启一句也没讲。但在林涛的心里，这一切自然是明明白白的。他一定正在做着极重要的革命工作。黎教授不讲，林涛也决计不问。听黎教授讲老难友的嘱托以后，林涛太激动了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十分信赖地把深藏在心中的秘密告诉了黎先启。

那是林涛上高二那年，也就是别动队和行营入川的时候。一九三五年春天，他和正在重庆大学上学的姐姐林芳，参加了重庆大中小学师生联合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。成百上千的同学聚

^① 察哈尔省，现在分属山西、河北和内蒙古。

集在朝天门河坝，看着那些被他们抄来的堆积如山的日货，同学们愤怒极了，一致决定：全烧了它！当烈焰腾上朝天门上空的时候，同学们全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他们姐弟俩回到家里，看见作过多年小学校长的爸爸带着满脸的激愤，也回到家里来了。爸爸就是因为带头参加了抵制日货才被行营指令解除校长职务的。没有工作，一家人就只有靠祖辈留下的一点房产和爸爸的一点积蓄过活。爸爸愤愤地说：“什么世道，看他们几爷子把国家败坏成啥样子！”

接着，一切抵制日货和抗日宣传的活动全被当局严厉禁绝。在行营督导之下，什么“共产党杀人放火”、“青面獠牙，共产共妻”之类的标语，杀共产党的告示贴满大街小巷。使人看了不寒而栗。一天，林芳姐弟二人从学校回家。一路上，沿街民众议论纷纷：“告示都贴出来了，今天又要杀共产党！”“你没听说？行营放出话来，这回杀的才硬火，是从贵州那边押过来的，是真正的共产党，还是红军呐！”没过多会儿工夫，杀人号也响了，黑压压一片人马从街面上涌了过来。别动队、宪兵队、便衣特务……那些骑马坐车的监斩官杀气腾腾地把行人朝两边赶。在队伍的中间，簇拥着一辆黄包车，车上绑着一个插着斩标的死囚。林涛远远地瞧见，那被五花大绑捆在车上的人，并不是什么“青面獠牙”的怪物，而是一个青年，看样子，顶多不过十七八岁。他不仅毫无惧色，还不断把那明亮的目光射向四方，尽管他的颈项和喉头被绳索勒得很紧，但还是把他那带着童音，带着真诚嘱托似的话语断续地呼喊了出来：“东北沦亡，华北不保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！……我是红军，我是共产党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，听听我……出自内心的话吧！起来，武装起来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！……再别听汉奸卖国贼的鬼话！再不要把任何

一颗可以对付日本强盗的子弹，浪费在自己的同胞身上！”

这死囚车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，去远了，不见了。“同胞们，勇敢地参加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来，共产党是你们坚强的朋友！红军是真正抗日的革命军队！……快快起来，救救中国！……”的声音还在人们耳边回荡。

就是这个被行营枪决的囚徒，霎时间，占据了林涛的心灵。他和姐姐回到家里，耳朵里似乎还响着那青年勇士的呼声……。夜里，他开了灯，伏在床上，悄悄地把那青年勇士的话一句句写在一张张纸上。他悄悄地开了门，借助漆黑夜幕的掩护，把它贴到了大街上。他回到家，正要掩门的时候，姐姐林芳跟着进来了。林芳表情严肃深沉，决没有任何一点责难他的意思；她跟在他身后，只是有意暗中护着他。现在林芳是来向他告别的：“小妹太小，我没去告诉她。我给爸爸妈妈说好了，我马上就转学去成都四川大学上学，我想去那里寻找他们……。如果我找到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她把“他们”两个字说得很轻，他当然懂得这是共产党和红军。

“要是我先找到了呢？”

“好弟弟，那你告诉我。”

就在这天夜里，林涛送走了林芳。和姐姐一道走的还有和她相好的两个女同学。姐姐到成都都快两年了，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，她大概是没有找到组织；他在重庆找了快两年了，也还是没有结果。

现在他好不容易遇到了黎教授，他怎能按捺得住内心的喜悦呢？他象见了亲人似的把自己心中的秘密全告诉了他。

林涛激动地讲完了这段话，才发现天已经黑了。黎先启没有去开电灯，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。他把画笔在桌上敲了许久，

才缓缓说：“只要你真心革命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找到他们的。”

林涛觉得，黎教授的话显然是经过缜密思考才讲的。他将永远记住这句话，等待着那一天。

第二章

昨天下课以后，林涛到黎教授的宿舍去。教授似乎急着要出门，林涛带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打算告辞。黎教授却叫住了他，托他今天上午把一幅画送到老凤祥银楼，当面交给一个叫林胡子的人。黎先启给他交代得很清楚，今天是星期天，要他在银楼开门的时候赶到。要是门口有人问他，就说是给林老送画的。林涛特别记得黎教授最后告诉他的几句话：“我在察哈尔就认识他了，他完全可以信任。他问你什么，你尽管讲好了。”林涛立时感觉到，这显然是黎教授对他一次重要的考验。因为，如果只是送一幅画，黎教授叫谁送去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叫他送？而且，还把他们之间的秘密也透露给了他呢……

今天一早，林涛就从小什字、打铜街到陕西街走过一遍。那一带，算得是当今山城最堂皇的繁华大街了。街两边，尽是驰名中外、联通西南的大商家：云南永昌祥茶庄、上海胜家公司经销处、英商异新洋行、留春榭川菜馆等等的门面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个比一个豪华、气派。门首悬挂着隶书金字招牌的浙江老凤祥银楼也在这里。到了开市的时候，林涛再次来到这一带时，只见街头上一群群时装艳丽的男女越来越多，一串串油黑闪亮的包车、滑竿轿子也越来越多，他只得随着拥挤不堪的人流向前

走去。

林涛来到老凤祥大门前，银楼正好开门。银楼里珠光宝气，装饰十分富丽堂皇。他还不曾闯进过这样阔绰的门户，他的神态自然显得拘谨。这时，一个手持台草帽，穿灰色长衫的店员从店里迎了出来，指着林涛手中拿着的画卷，很有礼貌地对他一笑：“先生，你是给林老送画来的？……请进。”

林涛三步两步走进了银楼。只见柜台里坐着五、六个衣著阔气的人，有的戴着眼镜，有的穿着西服，有老也有少。柜台旁边有一道通向楼上房间的楼梯，楼梯的扶手是铜做的，擦得锃亮。他不知道谁是黎先启讲的林老，该把画交给谁？还是那位最先招呼他的店员在背后提醒了他：“请上二楼，先生。林老在楼上左边有玻璃门的那间房等你。”

林涛扶住锃亮的栏杆扶手，一边缓缓登楼，一边不禁思索着黎教授叮咛的话语。黎教授是在抗日同盟军认识林老的，林老肯定就是这个部队的了，叫他“老”，可能是指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，什么都知道，说不定黎先启找到共产党也是他帮助的呢。林涛又想，也许，“老”这个称呼，只是对一个老同志的尊称罢了。很早以前就在抗日前线出生入死，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老，可能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、体魄健壮的人……

楼上左边，果然有一间房门嵌着玻璃。林涛刚在玻璃门前停下脚步，就听见房间里有人高声招呼他：“是小林送画来了吗？请进来呀！”声音洪亮、亲切，每个字音都非常清晰，带着感情。这语音，使林涛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。他的心顿时被这即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革命者吸引住了，猛地推开玻璃门，走进了房间。

室内窗明几净，一边摆着一对沙发，中间摆着一张矮矮的红木圆桌。对角，一张特别宽大的沙发椅上，坐着一位花白胡须齐